

## 開放文學 - 社會奇情 - 南朝金粉錄

### 第十四回 高捷南宮鄙夫喪膽 榮歸故里寒士揚眉

話說王娟娟多仗趙鼎銳托了上海縣，將胡陸氏懲辦以後，斷令發堂擇配，趙鼎銳又托縣令妥為照料，吉慶和又交了些銀子與娟娟使用，諸事辦畢。十九日上午十二點，趙鼎銳將房飯算清，即來海輪直往北京進發。開出吳淞口外，走到茶山海面，忽然風浪大作，把一條偌大的海船，竟簸得或上或下。趙鼎銳及李杜三人尚可掙扎得住，惟有趙老二吉慶和及小芸不能掙扎，始則哼聲並作，繼則大吐不休，吉慶和就不過兩手抱定牀柱子，聽他顛簸哼一會吐一會，而趙老二便大喊大叫道：「哥哥，我不進京會試，不要那勞什子的進士了，你可做好事，同管船的商量，叫他回上海罷，我是再不能吐了，肚腸子要翻出來了。」又喊道：「我的爹呀，我受不住了。」說著，哇的一聲又吐了出來。大家正在那裡暗暗的笑他，忽聽嘆喎一聲，趙老二由鋪上滾下，剛剛滾在吐的上面，把個趙老二糊了個沒鼻沒臉的黏痰，他也不管齷齪，仍是大呼大喊。小芸本來睡在底下，也是吐得個沒法，看看過了黑水洋，風浪稍靜，大家才舒服了少許，過了一日才到大沽口外，因水淺海輪不能進口，又用駁船裝了行李物件，才往天津紫竹林。到了紫竹林，客棧內的伙計上船接客，仍同上海一樣不必煩絮。大家住定，歇息一夜，次日即僱民船開往北通州，又由通州僱坐驟車，這才到京。大家就借寓江寧會館。安頓已畢，趙鼎銳就去拜了兩位同鄉京官並那有年誼的世伯世叔，又料理他兄弟與吉慶和去拜老師及太老師。過了兩日，又是本科同年團拜，一連忙了好兩日，又復過試，大家才定了定神，以待入闈。

到了三月初八，各省士子皆進場會試，不必細說。三場完畢，大家把文章取出來互相賞看，彼此皆稱贊了一回，以後便在那裡等榜，終日無事，有的去吃館子，有的去逛窯子，還有的去聽戲，種種不一。光陰迅速，這日傳出榜信，大家即有點心思起來，待到放榜這日，個個引領以望，自不必說。趙鼎銳同寓五人，心裡也似小鹿跳的一般，在那裡盼望。一會子報子來報，趙鼎銳、吉慶和皆高高的中了進士，其餘三人卻名落孫山。於是杜海秋、李亦仙便鬱鬱的不樂起來，趙老二到還曠達，見杜李二人那種樣子，便道：「杜大哥、李大哥不必悶，功名是一定的，強求不來，難道中的都是好文章，不中的都是放屁？我們不必理會他們中的人，但預備預備仍回上海，看那些姘花旦姘武生的倌人，再看那些什麼大人闊老，嫖那些姘花旦姘武生的人，比在這裡中了還強得多呢。就便中了，請問有什麼大好處，不過誇耀鄉間，說起來某人中過的，是個鄉紳，如此爾爾。固然，皇上家無甚事幹，空有個虛名；即便有了大事，這中的許多進士，能有幾個如我們吉大哥胸羅經濟，我大哥品學兼優，將來可為皇上家建一番事業？仍不過借作個進士的名，求兩封老師的信，去各處去打些秋風，再不然住在本籍，倚仗鄉紳聲勢，上好挾制官長，欺侮愚民，穿插衙門，包攬詞訟，藉飽欲壑而後已。我們不中到也落得乾淨，免得人家談論，說我們是個劣紳。就是小弟中了舉，那裡是我的本意？只因上承親志，下礙著老婆情面，女流之輩他曉得丈夫有個功名，他便有了體面，不然不是哭就是鬧，閨房之樂固難靜好，而且我那呆子名終不得脫，所以小弟因為這兩層，便去鬼混了一次。被我混了來，上則聊慰父母，下便可以驕妻子，如果要建功立業，何必一定舉人進士呢？而且現在洋務大興，會說鬼話會寫鬼字的人，皇上家比舉人進士還要看得中，以為他是懂洋務的，不像書呆子只曉得拘文牽義，之乎者也已焉哉，所以就中了舉人進士也是無用，不如還是不中的好。」趙老二說了一番呆話，把大家說得喜怒交集，趙鼎銳也覺聽不下去，只得喝道：「二弟你只管不輕不重的亂講，難道呆病當真又發了麼？」趙老二見哥哥有了怒意，這才不說，於是杜海秋三人真個料理起來，先行回去，趙鼎銳、吉慶和仍在京裡等候殿試，暫且慢表。

再說韓宏連年官運頗佳，仗作鑽謀，得了好兩次釐金差使，銀錢卻剩得不少，又在釣魚巷討了個姨子做姨太太，到也顧盼自雄。雖然有了些臭錢，那患得患失之心，終不能掃除盡淨，知道吉慶和中了舉，他心下便有些不安，然還不致終日愁悶，以為一個舉人尚無甚聲勢，他便找到我，也可想法待他。這日偶看會試題名錄，見吉慶和又聯捷上去，心下卻十分著急，暗暗想道：「他此時中了進士，那聲勢比舉人大得多了，不必說別的，單是他的老師就是王公大臣，以及翰詹科道，還有那些同年世誼，多半是京裡的闊老。萬一記起前仇，在我這官上尋兩件錯處，或說我貪婪無厭，或說我卑鄙不堪，在京裡托個御史奏參一本，將我的功名革去，這是極容易的事。即不然遇著欵差查辦別事，他順便托一句，再將我從前的作為和盤托出，我仍是個不了。他當初來找我的時候，我原不該因他是窮秀才，看不起他，以為他是必無髮達，又怕他因我認了他，就借作從前我受過他家惠的，常來找我，所以忍心害理的說不認得。如果當日是知恩報恩，把他留在我這裡，他今日發了上去，我還可以得他好處，他也可以格外照應。在從前我卻自以為得計，到了今日反是我無見識了。雖說如此，還須想個什麼法兒，等他回來的時候，去彌縫才好。不然終久是個芥蒂。」獨自坐在那裡亂想。

不料他那釣魚巷討回來的姨太太站在背後，看他拿著一本書，嘴裡咕噥著，聽了一會，有時聽得兩句卻不清楚，便問道：「老爺一個人在這裡看什麼書，嘴裡說什麼知恩報恩，窮秀才大闊老，難道只書上有這些話麼？」韓宏聽背後有人說話，回頭一看，見是自己的妾，便道：「你不曉得這本書上有個人，當年是個窮秀才，而今中了進士了，我在這裡羨慕他。」說著，就站起來到了內室。

他妻子見他而有愁容，便道：「老爺今日為何愁容滿面，還有什麼難辦的公事？」還未說完，只見他的妾道：「我剛才在廳上看見老爺拿著一本書，呆呆的看著上面，又說什麼窮秀才大闊老知恩報恩的話。我問老爺，聽老爺說書上有個人，當年是窮秀才，現在中了進士，頗羨慕他。我正要問老爺，既是羨慕的人，應該面有喜色，為何帶著愁容的話，老爺卻就進來了，究竟是什麼情節，太太一定知道。」他妻子聽說，便望著韓宏道：「可是小吉中了嗎？」韓宏道：「怎麼不是呢，天下事竟難料，我以為他決難發達，今日這事頗難處，怕他找我們。」他那妾便插口道：「他已中了進士，老爺同他又無牽搭，他為什麼要找老爺呢？」韓宏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他雖中了進士，京城裡外難道不要用錢？他本來又無錢的，因同我有點交情，他回南的時候，必定要來找我，我所以怕他來。」他的妾又道：「老爺這到不要慮，即使他來，能應酬即應酬，不能應酬就回復他，老爺同他不過有點交情，也不是承過他的情，不能得罪他，恐怕他反臉，在我看來可不必慮。如果真怕他，我還有個法兒，等他一回來，不等他來，老爺就去拜他，先酌量送他點賀儀，把他的嘴堵住，叫他不好開口，我還做了人情。老爺想想看能用不能用呢？」只因這句話把韓宏提醒，暗道：「我要彌縫前事，何不等他來到南京，我便如此如此，也就可以消釋了。」一面想，一面說道：「你的話到也不錯，到虧你想呢，且到那時再說便了。」

且說趙鼎銳及李杜二人公車報罷，仍由海道南回，道經上海並未耽擱，只趙鼎銳拜了卜知縣一趟，又去王娟娟那裡走了一回，告訴他吉慶和已中進士，並叫他耐守一兩個月，等吉慶和殿試回來，就可掣回南京成其眷屬的話，娟娟好不歡喜。以後三人便回金陵。

洪一鶚自從得了榜信，不對到趙家探問，後知趙鼎銳同吉慶和中了，也是代為歡喜。這日打聽趙老二及李杜二人皆已回來，便去訪候並慰藉了些話。又過了個把月，趙家又得了殿試的信，知趙鼎銳是個三甲，用了主事，吉慶和卻是二甲點了庶吉士。七月將盡，二人便請假回籍，又帶著王娟娟同行，到八月中旬已抵金陵，將娟娟權寄趙宅。吉慶和又將娟娟的原委告訴了趙弼，趙弼到也欣羨道：「一個白蘿蔔能救英雄於末路，一個吉壽人出貧女於火坑，公子佳人遙相映，真可羨極了。」

次日洪一鶚知道他們已經榮歸，便來道喜，接著趙家的親戚故舊，也個個皆來恭賀，還有不認得吉慶和的，聽見趙家人說，順便亦來趨奉，於是你家接風，他家洗塵，鬧個不了。洪一鶚又備了一桌酒，請趙氏兄弟吉慶和並李杜等五人聚飲。這席間就談起王娟娟的話，洪一鶚極口豔羨，吉慶和就趁便說道：「小弟有一事，擬同翼兄奉商，因娟娟一事，現在寄居趙府，雖承年伯與年伯母不棄，卻實在攬擾不安，鄙意擬相商於翼兄，可否轉達老嫂或暫同居，或合尋一所房屋，為常過之計。小弟此次回籍，擬將家母遷移來此，以便就近迎養，不識翼兄以為何如？」杜海秋道：「此事極妙，兩美同居，後先繼美，真是遙遙相印，我想翼兄的老嫂絕

不推辭，不必待稟命而行，此時竟答應了，就可擇日遷徙。」洪一鶚道：「既承吉兄不棄，小弟當飭令家人，刻日打掃，先騰兩間淨室，聊作青廬，隨後俟老伯母來寧，當再合尋一所，為同居之計，那時拙荊卻好常聆慈訓，小弟亦可朝夕晤教了。」吉慶和大喜，各人便開懷暢飲，直至席終而散。

洪一鶚當晚即將同居的話告訴白蘊秋，白蘊秋也極其情願。過了一日，吉慶和與趙鼎銳又去拜了制台及藩司各當道，制台又差具回拜，其餘皆親自到門賀喜謝步，吉趙兩位足足忙了半月才覺清楚。吉慶和又擇了個吉日，就同娟娟搬過杜家，卻好白蘊秋與娟娟極相契合，又拜了異姓姊妹，由此吉慶和更十分喜悅，到了九月半後，便回襄陽去接老母。欲知吉慶和的母親何日來寧，是否與白蘊秋同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